禪家的宗風

朱正良

一、禪宗的起源

「五燈會元」載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華（花）示衆；是時衆皆默然，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世尊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於汝」，自是以後之歷代祖師，以心傳心，至達摩祖師，遂泛海東來，這一則公案，是爲此宗之起源。

二、禪宗的內涵

禪宗的特色，在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自初祖以降，脈脈傳流，薪火相繼，不依經教爲根據，在證而不在教。所謂不立，所謂教外，並非摒棄一切文字之意，只是以文字言教爲得月之指，渡河之筏而已。

所謂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者，即言一切衆生，本皆具如來佛性（即正眼法藏，涅槃妙心）然惜乎世人

不識，攀緣思慮逐境生心，迷而不返，生死輪轉，痛苦不已，苟能直了一心，則本體自現，卽立地成佛。

三、禪家的宗風

禪宗雖說有五家七宗之說，但由此宗傍出者亦各有其獨特之宗風，有的雖已歸絕滅，衰微，但仍值得一道。

一、南宗：此宗之祖爲六祖慧能，其禪風全擺脫教網，不墮名相，不滯章句，倡「修證不二，迷悟一如」，主張頓悟。凡夫以四大爲身，妄想爲心，不知自性，心外覓佛，隨波逐流，了無已時。忽被善知識應機開導，捧喝之頃，頓見本性，此身卽佛，後世稱之南頓，又稱之爲祖師禪。貴在不用學問知解，直下領悟本心。

二、北宗：神秀大師爲其開山祖，談佛性涅槃唯心，己心等義，論修證，落階級，依悟而修，漸熏功成長養聖胎，久久成聖，雖似不如南宗之直捷了當，然在事修上有其不可輕視的價值，故有「理可頓悟，事須漸修」之說。

三、牛頭宗：其開山祖爲慧融禪師。宗意倡諸法如夢，本來無事，心境本寂，非今始空，迷之爲有，卽見喜榮、枯、貴、賤等事，事蹟卽有，相違相順，生愛、惡、喜、憎之情，情生則爲諸苦所繫，夢作夢受，何損何益？有此能了之智，亦如夢心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，亦如夢如幻，諸法本空，不該迷情妄執，本來無事，理宜喪已忘情，情忘卽絕苦因，如此方能度一切苦厄，此以忘情爲修者也。

慧融禪師多年窮研諸部般若之敎，已了知諸法本空之理，後過四祖道信禪師始大悟；其時四祖已付法弘忍，慧融乃於牛頭山另自立宗、別具禪風。爲四祖下傍出，故不關南北二宗。

四、荷澤宗：其宗意謂妄念本寂，塵境本空，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，此空寂寂知乃達摩所傳之空寂心也。任迷任悟，心本自知，不藉緣生，不因境起，迷時煩惱亦知，而知非煩惱。悟時神變亦知，而知非神變。然「知」之一字，衆妙之源，迷此，卽起我相，計我我所，愛惡自生，隨愛惡心，卽爲善惡，善惡有報，受形六道，世世生生，循環不絕，若得善友開示，頓悟空寂之知，覺諸相空。空寂無念，念起卽覺，故雖備修萬行，唯以無念爲宗，但得無念之心，則愛惡自然淡薄，悲智漸增，罪業自除，功行精進，於解則見諸相非相，於行則名無修之修，煩惱盡時，生死卽絕，生滅滅，則寂照現前，應用無窮，名之爲佛。

此宗全是曹溪家法，爲對洪州宗傍出者。慧能將滅度時以法印付囑荷澤神會，會傳其嗣，能入滅後，北宗漸敎大盛，成南宗頓門弘傳之障，神會乃重振曹溪禪風，著論顯宗尊於天下，有尊之爲禪宗七祖者，此說尙未成定論。

五、洪州宗：馬祖道一於洪州開化寺，弘傳南嶽懷讓之言旨，時人號爲洪州宗。其宗意是起心動念，彈指動目，凡所作爲皆是佛性全體之用。造善造惡，受樂受苦，無非佛性。如此身四大骨肉，喉舌牙齒，眼耳手足，並不能自語見聞動作，一旦命終，則口不能語，眼不能見，耳不能聞，脚不能行，事不能作，足不能動，故由此知能言語動作者，必是佛性。佛性體非差別，而能造就種種差別，此卽謂佛性非凡非聖，非因非果，非善非惡，無色無相，無根無住，無佛無衆生；而其體之用能凡能聖，能因能根，能善能惡；現色身相，能佛能衆生，乃至能貪嗔，若覆其體性，則畢竟一切不可見，不可證。如眼不自見眼等。若就其應用，卽擧動運用一切皆是，更無別法而能證所證。一切天眞自然，不起心斷惡，亦不起心修道；道卽是心，不可將心返修於心；惡亦是心，不可將心斷於心，不斷不造，任運自在，名爲解脫人，無法可拘，無佛可作，猶如虛空，不增不減，何假添補？心性之外，無法可得，此宗謂但任心卽爲修也。

六、臨濟宗：此宗之家風機鋒峻烈，如迅雷之走疾風，捧喝齊施。凡僧所問，卽喝破或擒住托開，負冲天意氣，用格外提持，卷舒縱擒，殺活自在，掃除情見，迥脫廉纖，其接化之熟烈辛辣，他家罕可與之比擬。

此宗接人以四料簡施之。料簡者，擇取材料之謂也。因材施教，因人而用。四料簡者：㈠奪人不奪境。㈡奪境不奪人。㈢人境俱奪。㈣人境俱不奪。大約人者就其當體作用者言；境則就其卽物拈示者言；法則就其隨機接引者言；奪者除而不用之意。如屬中下根器，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；中上根器者來則境法俱奪；上上根器者來，則境法皆不奪。

七、曹洞宗：此宗之家風，隱顯綿密，應機接物，語忌十成。如君臣道合，正偏相資，內外回互，理事混融，其接化學人，諄諄不倦，廣接上中下三根，開五位爲提撕學人之標準。五位有正偏五位，君臣五位，功勳五位，王子五位，四種；其中正偏五位及功勳五位爲此宗之創說，以功勳五位來判修證之淺深，以正偏五位示理事之回互，五位雖有四種，而正偏五位爲五位說之基本，所謂正偏五位者；正中偏，偏中正，正中來，兼中至，兼中到。正者體也，空也，理也。偏者用也，色也，來也，事也。兼者體用兼到，事理並行者也。茲略述如後：

㈠正中偏：爲學人不知轉動，滯在叔外，則孤理而缺事，故立正中偏，背理就事，從體起用，無語中有語也。

㈡偏中正：爲學人着於物象，滯在今時，則孤事而缺理，故立偏中正，舍事入理，攝用歸體，有語中無語也。

㈢正中來：不居尊貴位中，無化而無所不化，凡有言句皆從口中唱出，不借，廻途轉位，戴角披毛，

向異類中來，處處無間，雖居今時，不落今時，此轉身一路也。

㈣兼中至：兼前偏正兩位，盡在機前，拈出往來，鈎鎖血脈連環，卷舒自在，妙用隨機，更不凝滯，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，乃在途中為人邊事，明暗雙放，作家弄險。

㈤兼中到：兼前四位挾妙而歸正位，亦任冥應衆緣，依然不墮諸有，動靜施為，平常自在，全體該收，更無遺漏，功勳不犯，明暗雙收是也。

洞山正偏五位頌云：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識，隱隱猶懷舊日嫌。偏中正，失曉老婆逢古鏡，分明覩面別無眞，休更迷頭猶認影。正中來，無中有路隔塵埃，但能不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兼中到，兩刃交鋒不須避，好無猶如火裡蓮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兼中到，不落有無誰敢和，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裡座。

上兩宗皆生於唐末，兩宗所尚各有不同，遂養成禪學上二大宗風。如前所述，曹洞主見穩實，臨濟尚機鋒峻烈；曹洞貴宛轉，臨濟尚直截；曹洞似慈母，臨濟似嚴父。後世評此二宗，有臨濟將軍，曹洞士民之說，流衍及於宋代。由此演變成大慧杲與宏智正覺相對立之禪（默照禪與看話禪），禪宗遞流至今，祇存曹洞及臨濟二宗。

八、溈仰宗：此宗之家風頗類曹洞，師資唱和，事理並行；機用圓融，室中驗人，句能陷虎；語默不露，明暗交馳，體用雙彰。

九、雲門宗：此宗家風孤危險峻，而簡潔明快，其接化不用多語饒舌，於片言隻字中，藏無限之旨趣，無盡之鋒芒，而有應學人之對機，涵蓋乾坤，截斷衆流，使直下轉迷開悟之活手段。古來稱雲門三句；涵蓋乾坤，截斷衆流，隨波逐浪是也。涵蓋乾坤者本眞本空，一色一味，凡有語句，無不包羅，不待躊躇，全該妙體；截斷衆流者本非解會，排遣將來，不消一字，萬機頓息，言思路絕，諸見不存；隨波逐浪者順機接引，應物無心，因語識人，從苗辨地，不須擇揀，方便隨宜。

十、法眼宗：此宗之家風簡明處似雲門，穩密處如曹洞，其接化之言句，似頗平凡，而句下自藏機鋒，有當機覩面，能使學人轉凡入聖者。如歸心錄云：法眼家風，對症施藥，垂機迅利，掃除情解。又纂要云；法眼家風則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句裏藏鋒，言中有響。

四、結　語

禪宗不依念佛修懺、誦經、燒香、禮拜等種種方便，單刀直入，開悟人人本來具有之心性，俾徹見本有之心性而成佛。自佛祖以迄歷代祖師，一機一境，一言一句，雖各顯家風，然其歸著，要皆秉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之宗旨，解黏去縛，使人回到自己家園，欣賞本地風光，這是禪宗教人的基本旨趣。（逢甲學院）